

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定书目

→ 名著必读

欧叶妮·格朗台

[法] 巴尔扎克 著

王振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定书目
名著必读

欧叶妮·格朗台

[法] 巴尔扎克 著
王振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叶妮·格朗台/(法)巴尔扎克(Balzac, H.)著;王振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6 (2002.1 重印)

(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定书目——名著必读)

书名原文:Eugénie Grandet

ISBN 7-5327-2580-4

I. 欧... II. ①巴...②王...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804 号

Honoré de Balzac
Eugénie Grand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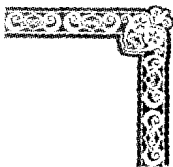
欧叶妮·格朗台
〔法国〕巴尔扎克 著
王振孙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25 字数 142,000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101—15,200 册

ISBN7-5327-2580-4/I·1501

定价: 8.50 元



译 本 序

欧
叶
妮
·
格
朗
台

记得还是在中学时代,我曾经看过《欧叶妮·格朗台》这部电影,那是前苏联的电影艺术家们拍摄的影片,自然不是“原汁原味”的法国作品,不过在我看来,俄国人对于法国人写的这部小说的改编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影片中,欧叶妮的纯真执着、老格朗台的吝啬刻毒、青年夏尔的玩世不恭都表现得相当生动而又深刻,还有,整个影片笼罩着的那一种阴冷惨淡的色彩和情调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将近四十年过去了,影片中的几位主要人物的形象我还大致记得。事实上,我对于巴尔扎克的这部小说名著的接触正是从这部电影开始的,在那之后,我读过了《欧叶妮·格朗台》的中文译本,几年以后又有机会读到了巴尔扎克这部作品的法文原著,自然,这其间还阅读过这位伟大作家的其他许多作品,对于巴尔扎克的生平以及文学创作的了解也就更多更深了。然而不知为什么,一提起巴尔扎克,我首先联想到的便是《欧叶妮·格朗台》,也许还有《高老头》。来到巴黎之后,每当我走进巴尔扎克故居或者站立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里的巴尔扎克墓前的时候,我便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欧叶妮·格朗台这位纯朴善良的乡下姑娘以及她身边的那几位在巴尔扎克笔下被描写得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可以这么说,《欧叶妮·格朗台》不仅是最喜爱的巴尔扎克的作品之一,而且是最喜爱的法国文学作品之一。

平心而论,《欧叶妮·格朗台》这部小说叙述的不过是一个非常简单而又普通的故事,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惊心动魄的事件,这里只是一场爱情悲剧,一个痴情的姑娘爱上了一个负心汉,更糟糕

的是，姑娘的父亲又是一个只知以敛财聚富为乐事的吝啬鬼，这对于姑娘来说，不啻雪上加霜。像这样的爱情故事，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中多不胜数，巴尔扎克的高明就在于他把这样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置放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从而对这个爱情悲剧所发生的社会背景，即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法兰西外省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精确而又细致的描绘。如此一来，这样一个本来可以说是极平常的爱情故事便不仅包含了广阔而又深刻的时代内容和社会意义，而且具有独到的艺术风采和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欧叶妮·格朗台》是一场爱情悲剧，然而，这场悲剧的两位青年主人公却不是本书的第一主角。换句话说，巴尔扎克竭尽全力浓墨重彩加以描绘的，既不是悲剧中的负心汉，甚至也不是痴情女，而是这场悲剧的主要制造者老格朗台。

简单地说，老格朗台是一个吝啬鬼。早在老格朗台“问世”近两百年前，莫里哀就为世人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吝啬鬼形象，那就是法国人家喻户晓的阿巴公。不过，与阿巴公相比，巴尔扎克笔下的老格朗台要复杂得多、精明得多、凶狠得多，因而也就可怕得多。阿巴公的特点是“守财”，是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老格朗台的特点却是“守财”还要加上“发财”，他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不过除此之外，他不放过任何时机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而且至死都乐此不疲。老格朗台原来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箍桶匠，是法国大革命为他提供了发家致富的大好机会，这位精明的箍桶匠的确称得上有胆有识，他不仅能够使用各种手段大大方方地并吞他人的财产，而且敢于不失时机、冠冕堂皇地化公为私，从而使自己的家产急剧膨胀，不几年间便一跃而成为当地的首富。老格朗台显然具有处于上升时期虎虎有生气的第一代资产阶级暴发户的一切特点，他既有过人的精力，而且又有罕见的理财本领，更重要的是，除了金钱之外他没有任何别的信仰，他惟一的爱好，惟一的激情就是聚敛金钱，这也是他的全部才干和创造力的集中体现！只要他还活着一天，他就一定要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财产，处心积虑地把别人的东西通过“合法的手段”弄到手，无论巧取还是豪夺皆可一试，反正不达目的是决不罢休的，因为对于



他这样的人来说,生命再也没有其他的价值和乐趣。关于老格朗台的这种过人的本领和突出的特点,巴尔扎克有一段非常精彩、非常形象的描写:

在理财方面,格朗台先生就像一头猛虎,一条巨蟒。他懂得如何躺着、蹲着,把猎物瞪上半天再扑上去,张开钱袋的大口,吞进成堆的金币,接着就安安静静地躺下,就像一条吃饱了的蛇一样,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慢条斯理地消化着吃到肚子里的东西。

我想,任何人读过这段文字大概都会有点儿不寒而栗。试想,一只老虎和一条巨蟒同时出现在你的面前,即使是再勇敢的人恐怕也是很难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老格朗台的形象着实太可怕了!然而更可怕、更耐人寻味的是,像这样一个阴险狠毒、不择手段而且又毫无廉耻之心的人,当地的老百姓却没有人怨恨他,尽管几乎人人都受到过他那钢牙利爪的伤害,然而受害者却无一例外地对他表示敬服,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能干的人,甚至把他看成是当地的荣耀。这是因为在大家的心目中,老格朗台是一个成功者,而成功的标志就是他比别人更有钱,比别人更有办法弄到更多的钱。胜利者是无可指责的,看来这话是有道理的,老格朗台就是那个时代的胜利者,他所代表的那股新生力量手中握有的最大王牌武器就是金钱,金钱的法力无边,金钱的力量不可抗拒。那正是法兰西社会激烈动荡、急剧变革的时代,在这历史急转弯的严峻时刻,滚滚而来的金钱大潮把所有传统的道德观念、伦理观念全都冲击得荡然无存,宗教信仰、贵族封号、家族荣誉等等都变得一钱不值,惟有金钱才是一切,金钱成了新的上帝,人人皆对它顶礼膜拜,奉若神明。我想,不管巴尔扎克的政治观和历史观如何,《欧叶妮·格朗台》本身所包容的深刻含义和认识价值就在这里。今天,我们重读这部作品,不是依然可以得到某些启迪吗?

读过《欧叶妮·格朗台》这部小说的人,想必都不会忘记老格朗台

这个人,说他守财奴也好,说他吸血鬼也好,人们讨厌他、憎恶他,却很难从印象中抹掉这个人,这是巴尔扎克着力描绘的人物,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人物形象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全书,读后不免令人有种压抑之感。如果说在全书那灰暗的基调中人们还能看到一种亮色、一线光彩的话,那么这种亮色、这点光彩就闪现在女主人公欧叶妮·格朗台的身上。

欧叶妮·格朗台是她那个时代的法国人所说的“外省人”,所谓“外省”,是与“巴黎”相对而言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吧,这有点像中国大城市里的居民所说的“乡下人”。欧叶妮·格朗台在外省的一个小城镇出生长大,可以说没有见过多少世面,她的父亲是个暴发户,家中虽然有钱,但她却没有受过什么良好的教育,而且,从书中的描写来看,她也并不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姑娘。但是,她却是一位贤淑善良、心灵高尚的女性,而且也是全家中惟一敢对老格朗台的专横说“不”的人。不过,她的这种坚定执着的个性是在她的堂弟夏尔来到她家之后才焕发出光彩的,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爱情的力量。正如书中描写的那样,“对爱情的深思慢慢地渗入了她的心灵,再加上女人有了爱人之后所具有的那种矜持,使她眉宇间透出了一种画家用光环表现的光辉。在堂兄弟到来之前,欧叶妮可以比作是未受圣胎的童贞女;堂兄弟走了之后,她有些像怀了胎的圣母:她的胎儿就是爱情。两个不同的马利亚,在某些西班牙画家的笔下,表现得如此栩栩如生,成为基督教艺术中最最光辉的艺术形象”。这可以看作是巴尔扎克对他自己所创造的这位女性形象由衷的、也是崇高的赞美。

然而不幸的是,欧叶妮·格朗台的爱情虽然是真挚的,但却不能不说是轻率的。在她的堂弟未出现之前,这位涉世不深的少女并没有接触过多少异性,可以说是一位情窦未开的姑娘。而当有一天那个风流倜傥的夏尔似乎是从天而降的时候,欧叶妮一下子便被他的外表迷住了,她的心里升腾起一种微妙的情感,既甜蜜又辛辣,她终于一厢情愿地跌进了自己编织的情网。而当她得知堂弟已经陷入了破产的绝境之后,对他的同情和怜悯又进一步大大加重了她的爱情



的分量,于是义无反顾地把她的心整个地交了出去,这位可爱而又可怜的姑娘还未来得及弄懂什么是爱情便大胆地为了爱情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实际上,即使夏尔没有陷入困境,他与欧叶妮的爱情也不可能有什么美满的结果,这位来自巴黎的花花公子是不会给他的痴情的堂姊带来幸福的。而当他成了一个不名一文的穷光蛋之后,老格朗台更不会把他招为东床,因此,这场爱情从一开始便是悲剧性的。然而尽管如此,当读者看到欧叶妮苦苦地等待了许多年,而结果换来的只是堂弟的一封薄情的书信的时候,心里仍然感到一种辛酸,一股悲凉,我们的女主人公的命运实在太悲惨了。不过,在我看来,欧叶妮·格朗台的更大悲剧还在于,尽管她鄙视金钱的力量,想通过自己的搏斗得到真正的幸福,到头来她却依然摆脱不掉命运的安排,也摆脱不掉金钱力量的左右,她的婚姻,她的未来只能与金钱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在老格朗台一命归天之后,她继承了一千七百万法郎的巨额遗产,不久便违心地结了婚,再不久又成了一位腰缠万贯的孀妇,在孤独和凄凉之中守着金钱打发日子,她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多做一些施舍性的善事聊以自慰而已。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那部俄国人拍摄的影片《欧叶妮·格朗台》,结尾处的欧叶妮一身素装,手里握着一大串钥匙在阴暗的楼道里慢慢地行走……看到这里,人们不禁潸然泪下。是的,一个孤独柔弱的善良女子怎么能够抗拒整个社会的习惯势力,又怎么能够抵挡得住金钱世界的强大冲击?这正是巴尔扎克这部现实主义作品中所包容的巨大的批判力量,也正是这样一种巨大的批判力量才使得《欧叶妮·格朗台》这部作品显示出无穷无尽的生命力。

在巴黎生活的这些年间,我曾经多次参观过位于巴黎十六区的“巴尔扎克故居”。我喜欢那幢别致的小楼,那里面留下不少这位伟大作家的手稿和遗物,我更喜欢在那幢小楼前后的花园和小路上散步,它常常引起我无边无际的遐想,自然也会想到作家笔下的那些人物,其中当然少不了欧叶妮·格朗台。不过,每次参观巴尔扎克故居,总感到那里的参观者人数太少,心里不觉多少有点儿失望,常常会莫名其妙地生出“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感慨。

然而，不久以前在巴尔扎克诞生两百周年前后的那段日子里，法国人似乎突然变得活跃起来，各家报刊都发表了大量的纪念文章，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都相继举行学术报告会，从巴黎到巴尔扎克的故乡，到处都举办了各种各样别开生面的纪念活动。平日里冷冷清清的巴尔扎克故居也显得热闹非凡，前往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看到这一切，我心中不禁豁然开朗，我终于理解了法国人的感情，我也终于明白了，人们没有忘记巴尔扎克，也永远不会忘记巴尔扎克，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一定如此。

王聿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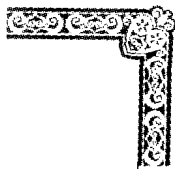
二〇〇一年二月于巴黎

献给玛丽亚^①

您的画像是本书最美的装饰；但愿您的芳名在这里就像经过祝福的黄杨枝^②一样，虽然不知折自哪一棵树，但肯定已被宗教所圣化，被虔诚的手所更新，因而能四季葱郁，掩蔽家园。

德·巴尔扎克

-
- ① 据传,此玛丽亚即欧叶妮·格朗台之原型。
② 基督教认为经过祝福的黄杨枝能给人带来吉祥。



在某些外省城市里,有些房子使人看了会产生凄凉之感,它们就像最阴森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最凄怆的废墟。也许这些房子兼有修道院的静谧、旷野的肃杀和废墟的破败。房子里寂然无声,没有丝毫动静,要不是街上一响起陌生的脚步声,窗口便会突然露出一张像僧侣般表情木然的脸庞,用阴森冷漠的目光向来人瞪上一眼的话,初来的外地人真可能把这些房子当作是无人居住的空屋。

索缪城里有一所住宅,它坐落在一条直通高处古堡的起伏不平的街道的尽头,这座房子的外表就具有上述的那些凄苦的成分。这条街眼下已经不常有人来往,夏天热,冬天冷,有几个地方还十分阴暗;不过它也有些特点:小石子铺成的路面始终是那么清洁和干燥,发出的回声又是那么清脆悦耳;街面狭窄而曲折,两旁紧贴城墙脚下的属于老城区的房子都很幽静。

有些屋子已经有了三百年的历史,虽然是木结构,但仍很坚实,而且式样各异,各有特色,使得索缪城的这一地区,特别得到文物工作者和艺术家的刮目相看。凡是在这些房子面前经过的人,都不能不赞叹那些两头雕着古怪图案的粗大的梁木,它们覆盖在大多数房屋的底层顶部,构成一长条黑色的浮雕。

这一家屋子的横木上盖着青石板,在不太结实的墙上勾勒出蓝色的线条,木板屋顶因年代久远已经弯曲;屋顶的橡木也因日晒雨淋而腐烂变形。那一家破旧黝黑的窗槛腐朽不堪,上面原先的精美雕



刻模糊不清,似乎已经承载不了贫穷的女工放在上面的那个种着石竹或者月季的棕色花盆。再往前去,有几家的门上镶着粗大的钉头,我们天才的祖先在上面镌刻着代代相传的象形文字,其含义是永远也没法弄清楚了;或者是一个新教徒表示其信仰的符号,或者是一个旧教徒诅咒亨利四世^①的咒语;也有某个市民,因为先人曾经掌握过当地的行政权而刻下的贵族标记。整整一部法兰西的历史都在这里了。一幢外墙粉得很粗糙的岌岌可危的房子,当年很可能是一位能工巧匠的得意之作;紧邻是一座贵族的宅邸,在石砌的拱形门框上面留有家族徽号,虽然受过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革命风暴的损伤,痕迹还隐约可见。

这条街上的房屋,底层全是做买卖的,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欢中世纪文物的人,会在这里发现这里的一切就像我们祖辈时代的妇女习艺工场那样简朴。低矮的店堂既无门面,也无货架和橱窗,里面很深,黑糊糊的,内外都没有装饰。大门分上下两块,草草地钉着铁皮;上面一块向里开着,下面一块装着带弹簧的门铃,不断地被人推开关上。门旁半人高的墙上嵌着厚实的窗板,白天卸下,晚间装上,再加上铁栓锁住。空气和阳光就从上半扇门,或者屋顶与窗框之间的空隙,进入这间潮湿得像地窖一样的屋子。这堵矮墙是用来陈列商品的,但绝没有刻意招徕顾客的东西。陈列品的种类按照铺子的经营范围而定:有的是两三桶盐或者鲑鱼,有的是几捆帆布和缆绳;有的楼板的横梁上挂着一些黄铜丝,墙边放着一些桶箍;或者是在架子上放着几匹布。

要是你走进去,便会看到一个年轻漂亮、系着白头巾、穿得干干净净、双臂红润的姑娘;她马上会放下手中的织物,呼唤她的父亲或者母亲出来接待你,可能是一笔两个铜子的小生意,也可能是一笔两万法郎的大买卖;店主的态度有的冷淡,有的热情,有的傲慢,全因各自的脾性而异。

^① 亨利四世(1553—1610):原纳瓦尔国王,信奉新教;一五八九年为继承法国王位改信旧教,即位后实施宗教宽容政策,故为旧教徒所怨恨。



你也会看到一个做酒桶木板生意的商人,绕动着双手的大拇指坐在门口和某位邻居闲聊;他的店门口只有一些质量低劣的酒桶板和两三捆木板,但是在他码头上的仓库里却堆满了木料,足够安茹地区全部箍桶匠的需要。他知道,如果葡萄收成好,他可以卖掉多少块做酒桶的木板,计算误差最多是一两块。一天的阳光可以使他发财,连绵的阴雨可以使他赔本。半天之内,酒桶的价格就可以升到十一法郎,或者跌到六法郎。这个地区和都兰一样,气候的变幻决定了经济的盛衰。种葡萄的、有田地的、木材商、箍桶匠、客店老板和船老大,人人都在盼望出太阳。晚上睡觉时惟恐次日清晨听说夜里下了霜。他们怕雨、怕风、怕旱,巴不得能随心所欲地呼风唤雨,主宰冷暖。上天和人世间的利害冲突是无止无休的。晴雨表能够使人时而闷闷不乐,时而面露喜色,时而心花怒放。

这条街从前是索缪城的主要大街,从街头到街尾,“真是黄金般的好天气啊!”这句话都代表着一笔收入;所以每个人都会回答邻居说:“是啊,天上落下金币来了。”因为他们知道,每一道阳光,或者每一场及时雨会给他们带来多少财富。每逢天气晴好的季节,星期六中午,你就别想在这些铺子里买到一文钱的东西,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和小园地,全要到乡下去忙上两天。买进,卖出,赢利,一切都要预先计算好,生意人完全可以用大部分时间来消闲取乐,高谈阔论,刺探别人的隐私。某家的主妇买了一只竹鸡,肯定会有一位邻居来问她的丈夫煮得是否恰到好处。一个少女在窗口探一下头,绝对逃不过一群群闲人的眼睛。因此,人们的内心是袒露无遗的,就像那些阴暗、寂静、难以窥探的却并无秘密可言的房子一样。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几乎都在露天,家家人都坐在门口,在那儿吃午饭,吃晚饭,甚至吵嘴。街上有行人走过,总要被他们仔细打量一番。所以从前每当有外地人来到外省城镇,总会被家家户户取笑,由此产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昂热人擅长编造市井笑料,因此被人称作“大贫嘴”。

旧城的老宅都集中在这条街的高处,原先是当地乡绅的府第;这些房子是法国民风还比较淳朴时期的遗物,现在那种古风已经一天天地消失;我们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其中的一座凄凉的风子里。这条

古色古香的街道,处处都能引起对往日的回忆,整个气氛都会使你不由自主地进入遐想。在曲曲弯弯地走了一段路以后,你会看到一个黑黝黝的凹进去的地方,中间隐藏着格朗台先生府邸的大门。如果不说说格朗台先生的身世,你就无法知晓外省人对“府邸”这个称谓给了多少分量。

格朗台先生在索缪城是颇有声望的,其中的原委是没有在外省待过的人难以了解的。格朗台先生,有些人还称他为格朗台老头,但是这样称呼他的上年纪的人已经日益稀少。一七八九年时,他已是一个相当富裕、相当能干的箍桶匠,能读能写,还会算账。共和政府在索缪地区拍卖教会财产的时候,他刚好四十岁,前不久娶了一个有钱的木板商的女儿。他把自己手里的现款加上妻子的陪嫁,凑成两千个金路易^①,径直去了专区政府。他把岳父给他的两百个双金路易塞给了监卖国有产业的凶狠的共和党人,便三钱不值两钱地,即使不正当但却合法地买下了当地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成制租地^②。

索缪的市民本来就没有多少革命思想,他们把格朗台老头看作是一个大胆的共和党人,一个爱国者,一个关心新思想的人;其实这个箍桶匠只关心葡萄园。他被任命为索缪地区的行政委员会委员,因此该地的政治和商业都受到了他比较保守的影响。在政治方面,他包庇革命前的贵族,想尽办法不让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商业方面,他答应供应共和军一两千桶白葡萄酒,换回了原来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一个女修道院的几块肥沃的草地。拿破仑执政时期,老好人格朗台被委任为市长;地方上的事情办得不错,葡萄的收获更好。拿破仑称帝之后,他被免职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再加上据说他曾戴过红帽子,所以派了一个大地主、后来被晋封为男爵的乡绅来接替他。格朗台先生丢掉了市长的头衔,心里倒并

① 金路易:法国古金币,值二十法郎;因刻有法王路易之像,故名。

② 分成制租地:所有权属国家,国家把土地使用权卖给私人;私人经营该种土地所得,应按规定向政府缴税。



无遗憾,因为他在上任时已经为了地方公益,修建了几条直达他产业的优质公路。他的房屋和地产在土地登记时占了很多便宜,只需缴纳很少的税金。他在各处的庄园,在登记上册之后,靠他不断的精心经营,都成了当地的“尖子”,“尖子”这一术语专指那些能酿出上等好酒的葡萄园。他简直有资格申请荣誉团的勋章。

免职的事发生在一八〇六年;那时候格朗台五十七岁,他的妻子三十六岁左右,他们合法爱情的结晶、独生女儿才十岁。大概是上天有意想安慰一下丢官的格朗台,这一年他先后得到了三笔遗产:先是他岳母德·拉戈迪尼埃太太的,然后是妻子的外公德·拉贝特利耶先生的,最后是格朗台自己的外婆冉蒂耶太太的。这三笔遗产大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这三位老人生前爱财如命,一辈子都在攒积金钱,为了在私下里可以观赏把玩。德·拉贝特利耶老先生把放债叫作挥霍,总觉得看着金子比放高利贷更加实惠,所以索缪人只能以看得见的收入来估计他们有多少财产。

于是,格朗台先生得到了一个新的贵族头衔,尽管我们总是讲平等,这种荣誉也总是抹煞不了的,他成了当地最重要的纳税人。他经营着一百阿尔邦^①的葡萄园,在收成好的年份可以酿出七八百桶酒;他还有十三块分成制租田和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为了省钱,他把修道院的门窗和彩绘玻璃的窗子全都封死,这样既可以付捐税,又可以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此外,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草地,上面的三千棵白杨正在茁壮成长,都是他在一七九三年种下的。最后还有他住的房子也是他自置的产业。这些都是他看得见的产业。至于他的资金,只有两个人略知一二:一个是替他放债的公证人克吕絮先生,另一个是索缪城最富有的银行家德·格拉桑先生,格朗台认为合适时也私下里和他一起做一些赚钱的买卖。在外省,如果想得到别人的信任,如果想发财,一定要行事机密,守口如瓶;虽然他们两人处处小心,仍免不了在公开场合对格朗台先生彬彬有礼,让人看出这位前任市长的财力有多么雄厚。

^① 阿尔邦:旧时的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20至50公亩。

索缪城里人人相信格朗台家有一个装满金路易的秘密宝库，说他在半夜里瞧着那成堆的金子偷着直乐。守财奴们都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他们看到格朗台的眼睛发黄的，似乎已染上了金子的色彩。一个习惯于靠资金获取高额利润的人，就像色鬼、赌徒或者食客一样，目光中自有一些使人捉摸不透的东西，一种躲躲闪闪的、贪婪和神秘的表情，肯定瞒不过他的同道人。凡是对某样东西着了迷的人，这些无声的语言就像是同行之间的暗号。

格朗台先生得到大家的尊敬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从来不欠人家什么。他是个老箍桶匠，又是种葡萄的高手；为了自己的葡萄收成，应该制作一千只桶还是五百只桶，他计算的精确性就像一个天文学家；做投机买卖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次，酒桶的市价比酒还贵的时候，他总是有酒桶出售，他也会把酒藏进地窖，等酒价涨到两百法郎一桶再卖出去，而一般的小地主早在一百法郎一桶时就把酒抛光了。他一八一一年的大丰收是众所周知的，他精明地把酒囤在家里慢慢地卖，那一年他赚了二十四万法郎。在理财方面，格朗台先生就像一头猛虎，一条巨蟒。他懂得如何躺着、蹲着，把猎物瞪上半年再扑上去，张开钱袋的大口，吞进成堆的金币，接着就安安静静地躺下，就像一条吃饱了的蛇一样，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慢条斯理地消化着吃到肚子里的东西。

看见他走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感到既钦佩，又敬畏。在索缪城里，有哪一个没有曾被他的钢铁般的利爪干脆利落地抓过一下的感觉。有人要买田，通过克吕絮先生借到一笔贷款，利息要一分一。有人拿期票到德·格拉桑先生那儿去贴现，先要付出一大笔利息。不论在市场上还是在晚间街头的闲谈中，几乎没有一天不提到格朗台先生大名的。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是地方上值得夸赞的荣耀。所以有不少商人、客店老板不无得意地对外地的来客说：

“先生，我们这儿财产超过百万的有两三家；至于格朗台先生嘛，嘿！有多少财产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一八一六年时，索缪城中最擅长计算的人估计这个家伙的地产